

“重回”小汤山, 重温那场往事

核心提示

□记者 连漪 文/图
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 不思量、自难忘……”

苏轼这首深切怀念亡妻的《江城子》, 在一群曾经与死神搏斗的人看来, 亦是同样的感受。

10年前, 在到达小汤山时, 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名医护人员多数互不相识。

10年后, 他们早已离开小汤山, 分布在天南地北。

将他们联系起来的, 是那场名叫“非典”的战役。因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, 他们成为生死战友。



2003年, 于峰(后右一)在小汤山医院与战友合影 (翻拍)

非典十年

1 一句“遗言” 要是我走了, 给老胡找个好人

非典十年, 我们回访我市曾经被派驻到小汤山的部分医护人员, 随着他们的回忆, 重新“走回”那没有硝烟的白色战场, 同他们一起怀念那段永生难忘的日子。

和我们一起走进回忆的一位叫于峰, 现任150医院物资统供科主任, 曾作为主管药师在小汤山医院度过了3个月。另外一位叫秦卫红, 现任团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, 曾作为临床护士奋战在一线。

于峰说, 当时和他、秦卫红一起被派往小汤山的还有护士长曾芳和护士马丹。

“在全体请愿者中, 业务

能力过硬的我们似乎是幸运的; 可谁心里都清楚, 医务人员50%的感染率其实注定了这是一场搏命。”于峰平静地说。

2003年4月26日, 是他们至今难忘的日子。那一天, 他们一行数人背起行囊启程了。目的地, 北京小汤山医院。

走之前, 于峰把自己从上大学到2003年十几年的日记烧掉了。“如果回不来, 这些日记留着也没有意义。”他想。

不少同事前来送行, 于峰煞有介事地留了一句“遗言”:

假如我真的回不来, 别忘了每年为我送上一枝白菊花。

和于峰相比, 当时年仅21岁的秦卫红胆子似乎更大些。“也许是对非典了解不多, 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。”她笑着说, 可听到护士长曾芳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一句“遗言”, 她的心才突然沉了一下, 意识到此行非同一般。

曾芳和爱人的感情非常好。临行前, 她拉着护理部主任的手郑重地说: “如果我回不来了, 你一定要给我们老胡找个好人。”

老胡, 是曾芳的丈夫。

2 一张胸牌 戴红牌的别过来

进入小汤山后, 于峰被分入药品组, 而秦卫红等3人则进入病区。

秦卫红说, 为降低病菌的传染, 当时整个小汤山被划分为隔离区、限制区和生活区等不同等级的活动区域。在隔离区活动的人不能随意进出其他区域。

不同颜色的牌子用以

区别不同区域: 隔离区工作人员配发的是红色的, 限制区是黄色的, 生活区则是绿色的。

“我负责病人的日常管理, 跟病人接触最多, 自然配发红色的牌子。”秦卫红说, 和其他一起工作的医护人员一样, 自己每天的活动线路都是固定的, 不能越线进入

任何区域, 进入生活区需要经过多重消毒。

“我们佩戴的红牌几乎成了‘疑似病毒携带者’的代名词。”她笑着说, 有一次, 她走出病区, 还没来得及摘牌, 就碰到一个年轻的武警战士, 对方一看见她的红牌, 立刻指着她大叫: “戴红牌的别过来!”

3 一件“猴服” 6小时不上厕所, 有人使用尿不湿

太空服见过吗? 非典期间, 秦卫红他们扮了整整3个月的“太空人”。

“那时候虽然形势很严峻, 但为了放松心情, 我们忙里偷闲调侃自己, 为这种特殊的连体隔离服取了个绰号, 叫‘猴服’。”她说。

所谓“猴服”, 其实就是一件白色的连体隔离服, 因为穿上后全身被裹得严严实

实, 活脱脱一只大猴子, 故得名“猴服”。秦卫红说, 穿“猴服”前里面还要穿一层分体式防护服, “猴服”外面还要套一层隔离衣。

“被三层衣物包裹,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热, 每天下班内衣都能拧出水来。”她回忆说。

“猴服”属于一次性用品, 每次穿过后都要进行集

中销毁。每天穿上后, 在自己工作的6个小时内通常是不允许脱下的。穿上它, 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: 无法上厕所。

秦卫红说, 为了确保当班的6小时内不上厕所, 大家通常上岗前6小时就不再饮水。为了以防万一, 医院还配发了尿不湿, 医务人员可根据身体情况使用。

4 一个“猪嘴” 外形很简单, 戴起来并不容易

除了“猴服”外, 秦卫红她们还有一个特殊装备——“猪嘴”, 其实就是一个拱起来的外形像猪嘴的活性炭口罩。

别看外形很简单, 实际戴起来并不容易。秦卫红说, 在戴“猪嘴”前, 要先戴上两个共有16层棉纱的口罩。

口罩、“猪嘴”, 这么多

东西“堵”在嘴上, 跟患者讲话, 几乎都得吼, 最主要的是呼吸特别困难。

“每天下班拆掉口罩走进生活区, 感觉就像重生一样, 不自觉地会做几个深呼吸。”秦卫红说。

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呼吸困难, 结束任务体检时, 她和很多战友一样, 肺部都出现了阴影。

5 一双手套 戴多了影响扎针, 戴少了危及生命

身体、脸部都装备齐全了, 干活的手怎么办?

薄薄的医用橡胶手套自然是首选, 但医务人员每天要给病人扎针上百次, 各种接触难免使手套受损。于是, 医院规定, 每名护士必须佩戴3层手套。

“一层确实很薄, 但3层

套上去, 不但厚了很多, 而且活动起来不方便, 特别影响扎针。”秦卫红说, 为了不因为手上感知不灵敏给患者带来痛苦, 她们就利用休息时间长时间戴着3层手套找手感, 渐渐地, 除了两只手被捂得发白外, 大家的扎针技术也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
6 一枝玫瑰 希望护士节的礼物唤起患者的信心

女孩儿都爱漂亮、浪漫, 可在小汤山的3个月, 对正值青春年华的秦卫红和马丹来说无疑是枯燥的。

不过,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, 浪漫也没忘记“光顾”她们。

秦卫红说, 进入小汤山不久就是“5·12”国际护士节, 让她们没想到的是, 在那个略显恐慌的日子里居然还有人记得这个节日。

“当天, 北京市昌平区妇联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部袖珍收音机、一瓶擦脸油和一枝鲜艳的玫瑰花。”秦卫红笑着说。

闻着花香, 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作了一个决定: 玫瑰应该绽放在患者的床头。

于是她们纷纷将玫瑰花转赠给患者, 希望能唤起更多病人战胜病魔的信心。

7 一个“后遗症” 都不要紧, 没什么比生命更重要

经历完这场战役, 于峰等人顺利回到洛阳。于峰重新开始用日记记录他的生活。

“参加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活动, 一行15人, 14人获得了奖励, 唯独没有我。”于峰笑着说, 这不代表他在抱怨, 而是因为, 在他看来, 经历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后, 没什么比生命更重要。

在汶川救灾中, 于峰曾有多次因表现优异而获得奖励的机会, 但他都选择了拱手让人。

“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明白, 生命意味着什么, 荣誉和名利又意味着什

么。”于峰笑着说, 从非典的“战场”回来后, 他似乎留下了一个“后遗症”: 变得更加豁达, 能看淡一切了。

采访快结束时, 于峰向我们提起一件事:

2012年春节, 于峰给小汤山医院筹建人之一的魏蓉(时任药剂科主任)打电话拜年时, 魏蓉跟他说, 当年的院领导想召集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1300多名小汤山医护人员聚会。

“如果能够成行, 我一定带着秦卫红、曾芳、马丹3个美女重新回到那个白色战区, 和他们一起重温那段曾经与死神搏斗的日子。”于峰说。